

电影文学剧本

身

色

陈白尘(执笔) 叶以群 唐 弢
柯 灵 杜 宣 陈鲤庭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57
91



I2357

59

鲁

迅

陈白尘(执笔) 叶以群·唐弢·柯灵·杜宣·陈鲤庭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电影文学剧本

鲁 迅

(上 集)

陈白尘(执笔) 叶以群

唐 弢 柯 灵

杜 宣 陈鲤庭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99,000

1963年3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30,001—36,000册

书号: 8078·3273 定价: 0.39元

第一章

绍兴全景。城外，会稽山脉蜿蜒起伏，莽莽苍苍；纵横交错的河网，发出银色闪光。城内，龙山与应天塔之间，粉墙青瓦，鳞次栉比。在应天塔东北，跨过都亭桥，东西一条横街，叫做东昌坊，坊口有一家破旧的台门。

旁诵：中国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中国新文化的巨人鲁迅先生，姓周，名树人，字豫才。鸦片战争之后四十年，即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开始破落的大家族里。一九〇二年，鲁迅赴日本求学，开始学医；一九〇六年放弃医学，从事革命文学活动，并参加了反清的革命组织光复会。

一艘航船从平静的河水上驶过，船头上站着二十九岁的鲁迅。他穿着日本式的夏季学生装，用芭蕉扇遮着西斜的阳光，向岸上了望。

旁诵：一九〇九年，鲁迅由日本回国。一九一〇年秋，他回到还处在黑暗中的故乡。

航船驶近城郊，对着一座石拱桥摇去。

桥上行人突然奔走逃避。原来绍兴府知府大人的卤簿来了。顶马后边一乘蓝呢大轿里，端坐着知府大人。那知府微斜着眼睛，正透过玻璃窗注视着那船头上站着的鲁迅。

大轿从桥上飞奔而过，航船从桥洞下缓缓而出，船头一转，在偏门外靠了码头。

鲁迅提着一只箱子，在一条石板铺的街道上走过。他以平静的但带点悲悯的神情观察着这死水般的故乡风貌。当铺、药店、香烛店、锡箔庄、茶馆、酒肆，都从他身边徐徐掠过。空空的皮靴声惊醒了街上的闲汉，纷纷在他的身后伫足而望，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议。

鲁迅踏着石板向前走，皮靴发出空空之声。

前边咸亨酒店里散座上酒客们注意到了，都伸长颈子张望。

站在柜台外喝寡酒的阿有，是一个靠做短工糊口的农民，推一下头上的破毡帽，怪叫一声：“喔唷！”

鲁迅向酒店里看了一眼，走过去了。

阿有鄙夷地说：“原来是个吃洋教的！”

一个花白胡子摇头说：“哪里！是洋学堂的教习！”

一个红鼻子酒客哼哼说：“只怕跟秋瑾是同党哟！”

花白胡子反驳道：“是革命党？怎么知道？”

红鼻子一笑：“你没看见么？”他摸一摸自己的辫子，“没有啦！”

阿有得意地叫道：“嘿！杀革命党，看见过么？”他将手

一抡，对酒店老板砍将过去，“噤！……”老板吓得退后一步。

“他敢！”另一张酒桌上的周演生周九老爷，他穿件破旧不堪、但是缎料子的马褂，怒气冲冲地将酒杯一摔，大叫一声，站起身来，“我们周家台门的门风，不能让他败坏！”

酒客们都惊讶回顾。周演生大踏步奔出酒店。花白胡子对红鼻子低声一笑：“是他的本家侄儿！”

这时，阿有对老板叫声：“赔账！”一扬手，唱起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！……”正迈步要走，和周演生撞个满怀。

周演生举起长烟管向阿有兜头打去，骂道：“忘八蛋！瞎了？”

阿有连忙抱头后退，不料路边一只喂鸡的“狗气杀”妨碍退路，他一生气，随脚将它踢翻，吓得一只母鸡惊飞了。

酒客们大笑。

鲁迅走进东昌坊口周家台门。台门外貌显得破败萧索了：瓦楞上生满青草，“进士”、“翰林”匾后隐着鸟巢。台门里阴森可怖，冷气袭人。鲁迅的皮靴踏上石板，立刻从厢房里，从大堂前，从左右正房里，从退堂里，凡是有窗门的地方，都露出半掩的面孔和神秘的眼睛。鲁迅穿过灰暗的明堂、阴森的大厅，由中明堂向通往西院的白木门走去。

从白木门里飞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那是鲁迅的三弟，狂叫一声：“大哥！”抢过鲁迅手中的皮箱，又返奔进去。

周演生已经奔进台门，大喝一声：“三儿！”

鲁迅和三弟已经转进白木门去了。周演生吹胡子瞪眼地骂：“没有家教的东西！”

几个半掩的面孔都伸出门来了，问：“谁呀？”周演生马上凑过去，对着几只耳朵叽叽喳喳起来。

在白木门里最后一进房子的小堂前，鲁迅正从皮箱里取出一些糖果、糕点盒子出来，放在方桌上。又取出几本《七侠五义》之类的小说递给母亲说：“娘，这是你要的，买来了。”又取出一本《植物学》给三弟，说：“这是你要的。”

鲁迅母亲捧了书，连连称赞：“好极！好极！我正……”她抬头看见周演生和三四位本家穿过桂花明堂向后进奔来，便迎了出去，叫道：“九叔来了，请坐！”

鲁迅也上前招呼：“请坐！”

周演生板着脸责问：“你家孩子是吃了洋教啦还是怎么？”

鲁迅母亲笑问：“孩子又得罪九叔啦？”

周演生看看鲁迅，转脸却指三弟说：“见了长辈不请安？”

鲁迅母亲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家不叙常礼嘛，九叔，你进得门来，向我请安了吗？”

周演生语塞。几个较年轻的本家打哈哈说：“嫂子说的是，说的是。”有的向鲁迅搭讪：“几时回来的？”“从东洋回来么？”“你是洋状元呀，还是洋进士？”……

但一个个都借故向鲁迅脑后偷看着。鲁迅明白了，便笑道：“请坐下谈吧。”指指后脑袋，“是不是要看看这个？”随手脱了帽子，摩挲一下光头说：“光的！”

周演生等人倒惊得目瞪口呆了，连声“哦，哦”，不知所答。

鲁迅笑道：“别怕，我打算到长庆寺出家当和尚了。”

周演生恨恨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一边向外溜走。

其余几位本家又打哈哈说：“笑话！笑话！……再会，再会！”也溜走了。

三弟哈哈大笑起来。母亲责备他说：“你惹的祸，还笑啦？”

三弟摸着自己的辫子，说：“我要气死他们！也去剪掉！……”

这时，前院蓝门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疯狂的叫喊声：“把门打开！我要出去！……”

周演生对着蓝门喝道：“再嚷！打死你！”

鲁迅惊问：“谁？”

三弟说：“疯子！就是他的女儿！”

母亲摇头叹息：“可怜，是个好孩子，硬被他逼疯了！……”

三弟愤慨地说：“为她跟长工说了句笑话，就说自己女儿不规矩了！……”

那年轻女人又绝望地叫喊：“救救我呀，爸爸！……”

鲁迅向蓝门那边张望着。

二

鲁迅在一间教室里上课。

旁诵：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学教员。

鲁迅在进行氢气试验。他手里拿着火柴盒，对学生说：“氢气可以燃烧，它的火焰无色无臭……”他打开火柴盒，却是空的，说：“我就来试验。但注意：不能让空气混进去！……”

鲁迅走出教室。从另一面来了知府大人和举人老爷章介眉。中学堂的监督何几仲随侍在侧，紧张地低声报告说：“就是他！”知府点点头，注意着鲁迅背影。

何几仲抢先奔进教室，大喝一声：“知府大人驾到！立正！——”

学生都起立了。

知府点点头，叫学生坐下。他看看黑板上的化学公式，又看看试验仪器，问道：“这是……？”

何几仲结结巴巴：“是上化学。”

一个学生说：“试验氢气！”

知府伸手去摸仪器。一个年纪最小、胖胖的学生惊叫道：“不能动！会爆炸的！”

何几仲喝道：“嚷什么！大人还不懂？”

知府轻蔑地一笑，故意又摸一摸，并把贮藏氢气的瓶子拿起来看看。

何几仲听到皮靴声，向知府示意一下。

鲁迅回来了，向他们点点头，走上讲台。那知府和章介眉只盯着鲁迅脑后察看。

何几仲向鲁迅笑道：“知府大人特地来看看……”

鲁迅警觉地：“哦，看什么？”

何几仲有点慌张：“唔，看看试验。”

鲁迅明白了，微微一笑，脱下帽子说：“看看吧。”

知府吃惊地看着鲁迅的光头。学生们注意着知府。

鲁迅擦燃了火柴，对学生说：“我们进行试验吧。”

那个胖胖的学生惊叫起来：“周先生！……”

但玻璃瓶已经爆炸了。

学生们惊叫一声，都跳起来。何几仲陪着知府和章介眉匆匆溜走了。

鲁迅冷静地看看溜走的人，一边用手绢扎住流血的手，一边对学生说：“大家都坐好，照常上课。”

学生们不安地坐回原位。只有那个最小的同学还站在桌旁，泪流满面，看着鲁迅。鲁迅对他笑道：“郭小鹏，坐下吧。”郭小鹏哭得更凶了。鲁迅笑道：“不要哭。……”

另一个约摸二十岁的学生韩立本怒睁双目，切齿骂道：“哭什么！这两个家伙都是杀秋瑾的刽子手！……”

鲁迅平静地看了韩立本一眼，说道：“现在继续上课，我们再来试验。……”

知府大人走进监督室，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

举人章介眉摇头叹息：“危险，危险！是个革命党无疑了，而且还一定会制造炸弹！”

何几仲嗫嚅着：“是，是，一定会……”

章介眉对知府说：“公祖，我看就下手谕吧，先把他……”他用手做个抓拿的姿势。

知府喘息方定，看他一眼，没有开口。

章介眉又冷笑说：“这班人在外国学什么声光化电，无非为了图谋不轨！秋瑾那个女囚，不就制造过炸弹么？”

知府暗暗一惊，但沉吟片刻才说：“说起秋瑾那件案子，章介翁是有大功劳的。”

章介眉微微欠身说：“公祖过奖了！”

知府话头一转：“不过目前哩，不比当年了：大局不稳，朝廷忧患重重，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！”

何几仲连忙说道：“是，是。大人所虑极是！”

章介眉眼珠一转，没有说话，脸上露出冷笑。

知府又说：“但是哩，何监督，你要细细调查，随时提防，看他有无越轨行动！”

何几仲连忙躬身：“是，是！随时向大人禀报！……”

三

是清明时节了。

鲁迅率领学生在龙山上采集植物标本。学生们漫在山坡上追逐着，呼唤着，嬉戏着。

鲁迅走上山头，向另一边山脚下望去，只见一片丛冢中间点缀着飞舞的纸钱灰和点残的香烛；还隐隐听到哀哀的哭泣声，在春风中飘荡。

鲁迅坐在一块岩石上，吸燃一支香烟，沉思着。忽然看见石头下面有一颗结着小红果的植物，拔了起来。回头看见韩立本和另一个年岁相仿的学生叫李振邦的，正跑上来，便指着那植物说：“这就是平地木，我们绍兴人叫作‘老勿大’，老了也长不大。”

韩立本接过“老勿大”，神秘而兴奋地笑道：“周先生，我们去看了她的坟墓。……”

鲁迅站起身来，看着他们。

李振邦忍不住说了：“秋瑾烈士的墓。就在那边！”

鲁迅肃然起来，问：“荒芜了么？”

韩立本愤愤说：“连块墓碑都没有！”

鲁迅向山下瞥了一眼，说：“你们俩带着同学回学堂吧。”

韩立本对李振邦一笑，说：“好！”二人转身跑了。

鲁迅依着学生所指方向望去，只见一片荒冢，层层叠叠，都是一般模样。

忽然，风过处，青草低垂，一座坟头上露出一丛红色鲜花来。鲁迅一惊，对着那坟头，飞步奔下山去。

在那放着一束山茶花的坟头前边，还有一壶酒和两样果品，但又没有香烛纸钱之类。鲁迅惊诧了，举首四顾，却不见一个人。鲁迅怀疑地看看坟头，正在纳闷，只见从一簇小树林中走出一个人来：头戴毡帽，身穿旧夹袍，足登布鞋；头发约有尺多长，随风轻拂，仿佛没有打辫子；两臂紧缩，象抱着个什么，低头径直走来。那人也发现前边有人，突然煞住脚，睁开一双多白的眼睛盯住鲁迅。

鲁迅迟疑地向前一步，惊叫起来：“你是——范爱农？”

那人后退一步，也反问道：“你是——周豫才？”

二人互相注视，点头，微笑，走近了。

一块长木片从范爱农怀中跌落下来。鲁迅拾起一看，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十个字：“鉴湖女侠秋瑾烈士之墓”。……

范爱农用一块石头将木片做的墓碑打入坟前的泥土中，端详一下，然后和鲁迅向龙山顶上走去。……

鲁迅低声问：“听说你从日本回来，就被秋瑾的案子牵连了？”

范爱农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一场官司，弄得倾家荡产了！”他反问：“你不是在日本办什么杂志，提倡文艺的么？”

鲁迅笑道：“一样也没办成。”

范爱农愤然说：“在中国什么也办不成！人心都死了！”提起酒壶大喝一气。

鲁迅摇头说：“人心倒没死，只是愚昧、麻木得可怕！……”

范爱农更加愤激起来：“邹容、陈天华、徐锡麟、秋瑾，多少烈士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国牺牲；最近广州又有七十二烈士殉难了，可曾把国民唤醒？”

鲁迅回头看看秋瑾坟头上的红山茶花，反问：“这不正好证明人心没死么？”

范爱农不愿争辩，只顾喝酒，叹气说：“你要这么说，听你！”

鲁迅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听说陶成章、王金发他们都还在活动，革命倒很有希望。”

范爱农睁着一双多白的大眼看看他，没有说话。

鲁迅慨然说：“但是，中国的国民性没有改造，即使革命成功……”

范爱农把酒喝完了，摔开壶说：“所以没有希望！”

他们走到山顶。鲁迅停步，向他微笑道：“你如果少喝

点酒……”

范爱农几乎跳起来：“在日本学了一套‘A B C D’、‘声光化电’，回到中国只能教几个孩子念‘赵钱孙李’、‘子曰诗云’！我还能做什么？……”他惨然一笑，不说了。

鲁迅在岩石上坐下，沉思着说：“我倒是教了声光化电，但有什么用呢？中国人需要科学，但更需要反抗精神！”

范爱农愕然看着鲁迅。

鲁迅继续说道：“只有中国人不再安心做奴隶，中国才有希望！”

范爱农还是默然不语。

鲁迅迫切地看着范爱农，低声说：“我们约几个朋友，办一份杂志，或者报纸，不行么？”

范爱农神情有些混乱，反问：“在日本都失败了，你不怕碰钉子？”

鲁迅更靠近他，微笑道：“总比闷死强些吧？”

范爱农激动地看着鲁迅，想说什么，回身看看将暮的天色，愀然说：“再谈吧，我还教着一群孩子，要回去了。”说罢转身下山。

范爱农缩着双肩的背影，消失在暮色中了。

鲁迅伫立山头，陷入沉思。

暮色更深，城市里一片昏暗。头上闪出几点寒星。

鲁迅沉默着。他的内心声音在低吟：

灵台无计逃神矢，

风雨如磐暗故园。

寄意寒星荃不察，
吾以吾血荐轩辕！

四

一条街道上。店铺纷纷上门板；肩挑着、背背着衣被箱笼的人都慌张奔逃，有的向东，有的向西；轿子则从慌张的人丛中穿过；几个巡警一面脱制服，一面向小巷中隐没；孩子被大人打着拖回家去；到处有被踢翻的“狗气杀”，鸡犬在街上乱窜。只听得满街上嚷嚷着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……”

旁诵：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武昌起义；不久，杭州光复。绍兴城内则一片混乱。

一顶轿子慌慌张张穿过街心，轿内坐着换了便装的知府大人，用折扇掩面。后边跟着大大小小一串轿子。

范爱农剪去长发，兴冲冲地擦过一串轿子，径向绍兴府中学堂奔去。

学生们集合在操场上，有的正剪辫子，有的在搬运体操用的刀枪，一片欢呼。

鲁迅和几位教员正忙着分发大叠传单，指挥学生。

范爱农冲了进来，摘去毡帽，露出胡乱剪过的短发，纵声大叫：“从今天起，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啦！大清朝完蛋啦！知府知县都逃走啦！”他又抓住鲁迅的肩膀直摇，眼泪直流。

鲁迅欣然说：“爱农，你来的好！我们一起上街维持秩序，安定人心，向国民们宣讲革命道理去！”

范爱农摇头说：“不！你们上街，我到杭州请光复军去！”转身就跑了。

体操教员提了一把长刀，向鲁迅笑道：“这可顶用！”

韩立本提着腰刀，李振邦扛着木制步枪，跑来问：“周先生，就出发么？”

郭小鹏忙挤过来，举着枪说：“先生！我也去！”

鲁迅摸摸他的光头，笑道：“知府逃走了，你还哭鼻子么？”同学大笑。郭小鹏跑开了。

韩立本问：“何几仲呢？也逃走了么？”

李振邦举枪大叫：“他来了！”

何几仲大摇大摆地冲着学生走来，一迭声问：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呀？”

韩立本冲他叫道：“革命啦！你知道不？”

何几仲气呼呼地叫：“胡说！知府大人知道了，要砍你们的脑袋！”

学生们哗然大笑。韩立本大叫道：“你的知府大人早逃走啦！快追他的轿子去吧！”

何几仲还不相信，叫道：“你们造谣惑众！”看见鲁迅和教员们在一边，忙跑过去责问道：“周先生，你是为人师表的人，都带头胡闹，出了事你负责呀？”

鲁迅冷然说：“这几年杀了那么多革命党，你负责么？”

学生们都围了过来，哄笑了。韩立本抄到背后，挥刀割去何几仲的辫子，叫道：“我负责！”